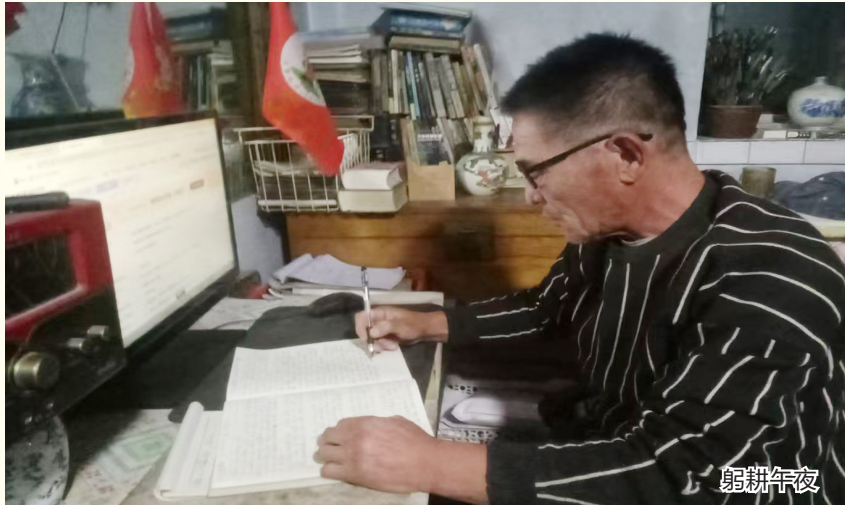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字，是我的最好庄稼

——记文学沃土续耕者、县农民作家于井春

张歆梓 本报记者 孟庆杰 林兆海 于水 王美娟



午夜悄悄漫过桌角，务农池镇新邱村还沉浸在睡梦中，五十六岁的于井春轻轻摊开稿纸，拧亮了那盏陪伴他多年的台灯。窗外是辽西平原无边的黑夜，窗内是他一个人的文学世界。

“后半夜静，十二点多起床写到三、四点钟，再来个回笼觉。”这样的作息，他早已习惯。去年，当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交到他手中时，这个朴实的农民眼眶湿润了——为了这一刻，他整整走了四十二年。

回首这段历程，这是一段被责任填满的岁月，是一程与文学结缘的跋涉。在他堆满书籍的简陋房间里，两个世界奇妙地交融：一边是沾着泥土的农具，一边是浸着墨韵的稿纸；一边是春种秋收的农事轮回，一边是永不熄灭的文学梦想。

文学梦发端

糊墙报启蒙

“小时候，阅读物相当匮乏，收音机都是奢侈品了。”于井春回忆起文学梦的起点，目光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贫瘠的年代。

每年春节，当别人家的孩子盼着新衣鞭炮时，年幼的于井春最期待的是糊墙的报纸。那一张纸新闻纸，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。他常常仰着头，一字一句地辨认墙上的文字，直到脖子酸疼。学校的《中国少年报》被他翻得起了毛边，几乎能背诵了。

最让他着迷的是《参考消息》。“最难读，那时候才小学呢。”文中那些晦涩的术语，像一颗颗种子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远方的向往。在知识的荒漠里，他像一株渴极了的幼苗，拼命汲取着每一滴养分。

“豆腐块”诞生

五年级的那个春天，十三岁的于井春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首豆腐块大小的诗《园丁——老师》。他鼓起勇气将诗稿寄往了《辽河》杂志。“《辽河》那时候不发学生作品呢，”他回忆道，“《辽河》的编辑老师把我的稿子转到营口教育学院主办的《教与学》了。”

两个月后，当他在自习课上收到样刊和两元钱稿费时，心潮澎湃：“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成功啊，那种兴奋不是钱的事，是作品变成铅字了，那种高兴程度简直说不出来，都想跳出去喊两嗓子……”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提起那一刻，他的脸上依然会泛起少年般的神采。

这两元钱，在“橡皮二分钱、铅笔三

分钱、笔记本七分钱的年代”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他却没有买零食玩具，而是订了叶圣陶主编的《中学生》杂志和河南省的刊物《作文》。从此，他在文学道路上又有了新的明灯。

文学梦点燃

初中时期，于井春的阅读视野逐渐开阔。《辽河》《鸭绿江》《芒种》等文学期刊，为他打开了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。他开始频繁往镇文化站跑，“那时候老站长叫于廷，文化站有阅览室，就这么接触了。”

在文化站的书架上，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《成才之路》。这本合集收录了郑振铎、陈丹青、王蒙等作家的励志故事，“他们的励志故事把我感动了。”特别是王蒙“病床上还写”的创作态度，深深影响了他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坚持写日记，“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日记，一直记到现在。天天写，不写难受。”

高中时期，他创办了文学社，组织同学一起读书写作。也是在这个阶段，他系统阅读了梁晓声、铁凝、都梁等作家的作品。“要有好人品，要写出好作品。”这句话成为他日后为人从文的定盘星。

行孝不能等

人生转折点

人生之路并非坦途。于井春连续两次参加高考均遗憾落榜，后来他选择了参军入伍。

军营三年，他笔耕不辍，文学那盏灯在他心底越燃越亮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在文学路上大展拳脚时，命运给了他另一个安排。1992年，考军校失利后，他选择了复员回乡。当时，父母已年逾七旬，“他们几乎啥也干不了了，我便承担起了这个家的责任。”

意外不幸降临——父亲遭遇车祸，高位截瘫，在炕上一躺就是十三年。于井春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照顾双亲的责任。

廿九载尽孝路

“如果时光倒流，回到二十九年前，父母没发生这样的事，设想一下你的写作会怎样？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于井春陷入了短暂沉默：“也可能在写作上会有突破……”

“恰恰在写作的黄金年龄，为了父母，你辍笔了，觉得遗憾吗？”在记者的追问下，于井春毫不犹豫，脱口而出：“这是人的本能啊！假如说，儿子该上大学你不供他，这是遗憾；儿子该成家

你不帮他，这是遗憾；父母老了你不伺候，这也是遗憾……两事相遇取其重，我必须把父母伺候好。孝，需要日复一日、实实在在的付出。”

于井春始终遵循着自家的家风。父亲给他的印象是，“言传身教，人就该担起应负的责任。”母亲的教育更让他终身受益：“先做人，后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”

这种朴素的价值观，如今也被他用来说教育自己的子女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最珍贵的品质。

尽管有五个兄弟姐妹，于井春从不攀比。“一家人守一家人的日子，孝不能攀比，自己尽自己的心就行了。”妻子多年来的支持，令他感激不已：“她没念过书，但她家风很好，勤劳、本分、憨厚，她帮了我不少。”

照顾父亲那十三年，是于井春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。“父亲高位截瘫，大小便都得要人伺候。”

父亲因病痛而性情大变，时常提出各种的要求。“他说渴了，要喝水，给他端过去了，又不喝；刚放在那儿，离开干活会儿活，又喊渴了，只能再倒一碗给他端过去……”。此时，得顺着他。于井春总是耐心应对，想方设法安抚父亲的情绪。最考验人的是银行转账这件事。“他总以为别人在骗他，不懂人民币咋就变成数字了，非得要现金。”于是，每当用钱的时候，于井春就得特意赶到镇上的银行换现金拿回来给父亲。

“老小孩小小孩，”于井春深有体会地说，“小小孩好哄，老小孩相对来讲很难哄啊”。即便如此，他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

八十五岁的父亲离世后，于井春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照顾母亲上。后来，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“那时候就要人看着了，有时候就怕她摔着。”

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年里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于井春为母亲一遍遍地换被褥，保持清洁。他还学着给母亲做营养餐。天天定时背出屋，晒太阳，成天成宿睡不踏实。“我累了困了想睡了，她却不睡，尤其是半夜她抓这抓那，就得咬牙坚持看护……”

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时刻，他依然恪守着“出外办事，总不忘先告诉母亲一声”的习惯。因为他知道，母亲虽然糊涂时会忘了他，但明白时“惦念着我，总在窗前守着、打听，这是一份无价的牵挂。”

二十九年的尽孝之路，于井春始终觉得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。他说，“什么都可以等，唯有尽孝不能等。钱在别处省，唯独在父母身上不能省，当然也包括时间，不能在父母身上吝啬。”

文学续耕者

心灵的空落

2020年，九十六岁高龄的母亲安然离世。于井春心中空落落的，“心里头一下子空了，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世界总缺点啥似的。”

他为母亲守孝三年。这期间，“没心情写作，谁劝也不好使。”直到三年后，他才慢慢从悲痛中走出，“缓过来就是写，想啥写啥。”

文学成为他生活的支点。在父亲去世时，他曾写过三万字的小小说《爹》，“写完这篇小说，就好像缓过来了似

的。”如今，他再次拿起笔，在文字中寻找慰藉，汲取力量。

创作的重启

2023年，于井春开始了他创作的新征程。一年多时间，他写下80多篇作品。“文学是个苦差事，搞文学就得耐得住寂寞。我写完一篇，激动得就跟水开了似的……”于井春坦诚地表达着他的创作感受。

他计划创作长篇小说《军魂铸造》，这是他对战友的承诺。都梁的《亮剑》《血色浪漫》给了他很大启发。

他还打算以“孝”为题材创作作品。同时，他还关注“三农”问题，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对这片土地有无限的热爱，就应该多写写土地上的人和事，多写写家乡情。”

历经岁月的打磨，于井春对文学的理解愈发深刻。他认为，“作品要有深度”，并引用赵颖老师的话：“文学之路是一个耕耘者的血汗之路，是在人性的荒原上，苦苦追寻生命的曙光。”他把这句话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。

他说，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都梁的《血色浪漫》、莫言的《红高粱》、刘震云的《一九四二》……这些书能给予他启迪。在他看来，“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，认识社会，感悟生活，体味人生。”

对于史铁生“大多数时候的放弃，是你败给了自己，而不是命运”的观点，他深有共鸣。这何尝不是他奋斗的写照——在困难面前，从未放弃过。

人生的收获

回顾自己的人生选择，于井春并不遗憾。考大学、考军校虽然都未能如愿，但他始终勇于面对，在每一个阶段都拼尽了全力。他常用苏轼的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”来警醒自己。“痛苦的经历会变成快乐的回忆，它是一种精神财富。我付出了，也有收获。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思量，心中坦然。”

从糊墙报纸到互联网时代，于井春亲历了我国农村的沧桑巨变。“感谢时代，现在我很知足，有时间写作，还可以参与到互联网……以前哪有这样好的条件啊？”

这种深刻的时代感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厚度。他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，更是时代的见证人。“一个无能的人，总是活在后悔之中，而聪明人应该考虑我当下怎么办。”如今的他，正专注于当下，用如椽大笔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在于井春身上，既有中国农民的珍贵品质，又有文学赋予的精神光芒。他用四十二年的坚守告诉我们——梦想从来不会辜负真诚的人。

如今，这位文学沃土上的续耕者依然在深夜写作，在田间思考。他的笔下，有战友的铁血柔情，有乡土的时代变迁，更有对人性光辉的永恒追寻。

对于“农民作家”的称谓，他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：“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能有时间写作，我就挺知足了。”

于井春，土地的耕耘者，孝道的践行者，生活的书写者。在他身上，有最朴实的付出、最乐观的舍得、最本分的善良、最坚韧的担当，以及深植于泥土却始终向往星辰的精神之光。这束光朴素，温暖，亮堂。